

/爱情笔记/

纸上暴风

□ 维摩



本名王小明，职业编辑，业余作家，教师资格证持有者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人，近年开始文学创作。

文坛冷面如鲁迅者，也是少不了写写爱情的。前有《伤逝》，后有《奔月》。乌鸦肉炸酱面的梗，现在想起来还让人发笑。这些文字都指向“婚姻是爱情的坟墓”这一母题，好像爱起来不着四六的couple，遇到柴米油盐都得歇菜。

上学那会儿，课外书是违禁品，只有鲁迅代表了阅读理解的正确方向，读一读是可以的。读多了免不了受其影响，以为挣钱养家如同在茫茫黑夜中漫游，是个看不到尽头的苦差事，由此心生恐惧，以为一辈子不结婚最好。后来读了他写给许广平的信，发现这家伙也甜得发腻，不知道许女士看到他的小说，会不会罚他跪搓板。

这事儿给我一个启示：作家大多有点人格分裂，世俗生活里无论幸福与否，纸上一定要有暴风骤雨。

亚马逊和淘宝没火起来那些年，我每年要去逛一两回图书城，火车站旁边那个，交通便利，价格也比其他书店便宜，只要你愿意投入时间，总会有不错的收获。

有一次我买了两本新书，一本是帕慕克的《我的名字叫红》，一本是纳博科夫的《洛丽塔》。买前者是因为它获了诺奖，买后者则完全是无意而为。我需要特别说明的是，这个无意而为是装出来的。

我拿着书去结账时，内心有巨浪在翻涌。我故意把帕慕克放在上面，期望书店老板不知纳博科夫为何人，然而他去敲计算器的时候，还是抬头看了我一眼，那时候我脑子里万物轰鸣，立刻产生了放弃这本书的念头。

有人说，这是一本让人浑身战栗的书。我读到某些章节，确实能感受到从内心黑暗处涌出来的恐惧，但是远没有夏天发抖或者冬天出汗这么邪乎。

绝望感来临是很久以后的事，我开始动手写作，才发觉这个作家有多伟大：一方面，他敢于正视人类个体的畸形欲望；另一方面，他履及了前人未能到达的土地。这两句话说的是同一回事，一个强调动机，一个强调结果。艺术无禁忌，或许只有在这样的大师级玩家那里才可以。疆界有限而探索者众多，你不能不怀疑自己究竟在这条道路上走得有没有意义。

抛开这些沉重的话题，说点题外话。这本书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吕克·贝松的电影《这个杀手不太冷》（话说这个名字翻译得实在蹩脚，有点乡村非主流的味道）。娜塔莉·波特曼（我特别喜欢的女影星之一，有赫本一样的“谜之气质”）出演该片时，也不过十二三岁的年纪，她跟杀手Leon的对手戏里，除了暴力枪战，奋不顾身地保护一盆花，还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，正是这种东西，给了这部电影独特的生命力。

在我看来，这些东西，都是合格的“纸上暴风”。

人的生长亦如河水流动，几年或者十几年，外貌的改变或许微小，流水却已经不是那个瞬间的流水了。当年的红色蓬蓬裙女孩，考上了大学，留在了外地，有了自己的生活。偶尔回来，能看出她少了青涩，多了成熟，或许三庭五眼的比例更加和谐了，往人群里一站，依然明艳照人，但我还是喜欢十六七岁时的她。人对于爱慕对象的期许，大多有着自己少年时的影子。

/浮生小记/

惜别

□ 聂丽



当过记者，做过编辑，于文字中温暖。闲来弄墨，叙一段梦里落花；静坐煮茶，沏一壶人生百味。

上小学时，特别喜欢撕日历。每天醒来的第一件事，就是跑到墙边挂着的日历本面前，撕下昨天的那一页，看看今天的这一页。摸着越来越薄的日历本，总在想，再过十年、二十年，我会是什么样子。我得快点儿长大，长大了，有许多事可以做。

那个时候，总感觉日子过得太慢，岁月显得太长。

一年年。一岁岁。

如今，我早已不再撕日历了。那些记忆中飘落的纸片，就如飞走的蝴蝶，再也回不来了。那份记忆深处的岁月晴雨表，早已被时光搁浅，尘封为一帧帧斑驳的油画。

于是，越来越多的时候，我更愿意认同一种淡然的惜别，而且对所谓的惜别的要求越来越低。

前些日子，有一个朋友发微信感谢我，我很诧异，不记得为他做了什么。他告诉我：“除了你，从来没有人认真地听过我的故事，然后鼓励我放弃，支持我离开。”我问他现在在哪儿，他很淡然：“和你告个别，就是想告诉你，我的别离并不孤独。”

现在想想，的确如此。没有一个人真正喜欢分别，也没有一个人不想拥有真挚的人际交往。这不禁想起了那个把撒哈拉沙漠写得充满诗意的三毛——那个倔强的女子，灵魂的行者，她的每一次告别都写满了对远方的期盼、对人生的热情、对爱情的执着。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我的故乡在远方……

元旦当天，接到了另一个朋友打来的电话，告诉我她又到了某个偏僻的小镇。朋友说，她非常喜欢那种“漂”的感觉。其实，当我们到了远方，故乡便也成了远方，惜别故乡的含义是用远方来诠释的……于是文学史上才留下了大量经典之作：“春风又绿江南岸，明月何时照我还”“蜡烛有心还惜别，替人垂泪到天明”“日暮乡关何处是，烟波江上使人愁”“人生自是有情痴，此恨不关风与月”“但去莫复问，白云无尽时”“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”……人生，永远交织着对远方的向往和对故乡的思念。

耳边想起“长亭外，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”的优美旋律，想起朴树泪流满面的演唱，想起每次分别时，好友牵着我的手唱起这首歌。

故乡如此，时光亦如此。

人到中年，佛性中年。一路走来，有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也曾经跌跌撞撞，甚至摔得鼻青脸肿，但每一次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彷徨之后，多数竟还是意外的柳暗花明。回首过往，让人感到幸福难忘的时刻，往往就是有过短暂离别之后那些归来的温馨和安逸。

也许，每个人对惜别的理解都不同。我的理解很简单：这个世界是变幻莫测的，要让自己始终保持和社会同步，具备应对变化的能力，所以一定要学会适应各种离别。

惜别，惜的就是“别”，但是更多的是为这个“别”开启一段新的生活。对于未来，执着行进，但不刻意为之。时间的标签紧紧地贴在岁月的年轮上，你不抓紧追赶，就可能悔恨终生。

告别丁酉，迎接戊戌。让我们以惜别为名，让生活变得更好。

/南关码头史话/

洛汭严关

□ 孙新建



笔名沙草，洛阳老城人，爱家乡老街，觅乡愁乡情，打捞岁月的金子。

紧临洛河的南关，如果以十字形的南门口街为中心，这里也是个繁华的交通枢纽。向北紧连南大街，民国时期，由于城门还在，那时还有条吊桥街，很短，由南门口街过了吊桥街，才能进城到南大街。

南门口街向东，是贴廓巷，再向东，是吕氏街，吕氏街与贴廓巷南边，中间有条街，名校场街。吕氏街东头是小石桥，过了桥，就是新街了，属于东关。

南门口街向西，是马市街。马市街较长，民国时期曾分东街和西街，分属问礼镇下的一保和二保。马市街北就是护城河，后来叫中州渠，向西有座桥，名盐店口桥。过了桥，就是盐店口街了，属于西关。

南门口街向南，是凤化街。凤化街如同凤凰身子，两条尾巴东西一甩，分别是菜市东街和菜市西街。菜市东街原来叫竹竿市街，因为从洛河上游洛宁等地顺河下来的竹子多，在这儿形成市场。菜市西街紧临雷家口街，出了雷家口街南边的“洛汭(ru i)严关”，还有一条南北向的城城街，40米长，然后就能上河堤看到洛河了。当年的南关码头就坐落于此。

“洛汭严关”在雷家口街南端与城城街相连的地方。这是一个两层的楼阁式建筑，现在已经破败不堪了，但是你千万不能小看了它。这个始建于明代的关隘，与民国时期在洛阳的城里关外建起的多座“栅栏”，在外观和功能上是一脉相承的。外观上都是两层楼阁式结构，功能上主要是为了防范刀客（土匪），下面一层有关隘大门，白天通行车马货物，夜间定时关闭大门。上面一层为守夜值勤所用，居高临下，守若壁垒。与城里的“栅栏”不同的是，它坚固异常，由大青砖砌成，进深达5米，宽达6米，整体高度现在仍近7米。

“洛汭严关”是南面进关门额上的石匾，在这个石匾的右侧，还有一竖行小字，经仔细辨识和考证，这几个字依次为“甲戌年孟春吉旦”，甲戌为干支纪年方式，孟春即阴历正月，吉旦是好日子的意思。查古代纪年表后，可以断定，“洛汭嚴關”（原匾为繁体字）建于崇祯甲戌年，即公元1634年，距今已经有380多年了。

关之北面也有一块石匾，上面的字已经有些残缺了，经专家辨识，应为“邨(cūn)保”（非“郊保”），“邨保”之意是防御性城垣的村寨，说明了它在南关码头的作用。这里离洛河大堤不足50米，繁忙的水路码头就在它的怀抱里。

需要交代一下的是“洛汭”。汭，指河流汇合或弯曲的地方。北魏郦道元在《水经注》中，综合先秦典籍记载曾写道：“洛水又东北流，入于河……谓之洛汭，黄帝东巡河过洛，修潭沉璧，受龙图于河，龟书于洛，赤文绿字。”这可能是最早形之于文字的“洛汭”，一与“河图洛书”有关，二与洛河、洛阳有关。洛河900里长，文化中心和航运中心一直在洛阳几个不同朝代的城池周围。

2011年前后，我曾多次寻访过“洛汭严关”。从一层的通道两侧，能看到碗口大小的大门门臼，说通俗些，就是石窝窝，是一块高三四十厘米的青石凿成的，窝深一拃多。它是闭关关门时用的，从窝的直径、长度看，那木杠子（门臼）要有上百斤，一个人肯定是抱不动的。

石窝窝现在的高度离地面只有四五十厘米了，听附近上年纪的居民说，原来这石窝窝离地有人把子高哩，现在低了，是因为后来路面淤积，无人清理，路面抬高了。当年南关码头的这个关隘，车马货物来往，繁忙异常。洛河如一条巨龙，要在这儿吞吐大量的货物。